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十二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策

問練兵求將之要　丙子

古者戰爭久則精兵必多良將必出其習然也今天下用兵二十年矣而不聞有精銳之師英武之將者何哉愚以爲人主惟有求將之方而至於訓練將將之一事耳蓋國家有文將有武將所謂文將則今之督撫是也其初亦不過起家書生出於科目耳而有

事之時廷議以才畧見推則稱爲邊材焉然未必真有大過人也或少負不羈稍習鷹犬馳逐之事則推之武性情迂濶好言韜鈐則推之或交遊雜沓有任俠之名則推之或吏事有稱應對警捷則推之或全多而便佞善事要人則推之愚不敢謂天下之與人不出於數者之中然苟未嘗有所試而遽委之以一面宜其敗事者累累也其患在於驟以大任耳苟先試之以百里歷之以州郡便可核其功効量其材力何至鹵莽若此耶今 朝廷兼以騎射兵法試士欲

其先事預習此無不可然議者以爲能言者未必能
行而智畧之士不必以弓馬爲重是誠篤論也但當
今方求一能言者已不可得而苟有韋韍之流必有
自見當不以無勇屈也第恐有司視爲故習所謂孫
吳者仍如往時策論不經之言耳然愚以爲天下豈
能人皆知兵而兵亦非可未試而自以爲能者故莫
若嚴核主司不得以迂陋庸妄者應命而其中條對
有合於兵機古法者則　天子召而訪問以驗其才
之短長而又兼推保舉之法務廣其途旣得數十輩

矣便分送之用兵諸督撫爲之叅佐或使之獻一策攝一官既使新進之士久在兵間且以觀大將之所爲而助其所不及于是大將列其功能於朝授以城邑守令若其事愈辦才愈長命以節鉞不難矣夫離爂茅而登壇出細旃而用武此古人之所不易也今人才又不如古而欲一旦爲千里之統帥豈理也哉所謂武將則今之鎮臣是也古之大將必有偏裨皆其生平所熟習之人故各知其所長而用之易於有功如衛霍則有公孫敖荀彘諸人李郭則有郝廷玉

自元光李嗣業諸人彼其人雖貴爲王侯而終身爲
之裨將故古者命將嘗聽其自擇偏佐或在軍中奏
討朝士以爲幕府之用是以雖有强緜跋扈之憂而
國威亦立今也不然副將以下至於守把皆自
朝
廷命之彼大將杖鉞而出其所趨走於麾下者皆不
知其誰何之人也求其同心以向敵豈可得哉今夫
戎政之大弊在於武科應武科者大率皆浮浪子弟
耳一朝入彀隨補大職至於材官効用軍前者雖已
飈有戰陣之勞終不敢望其項背此事之不平者也

原其初不過以挍起行伍之人雖有勞而本賤不若出於科目者通文義解方畧耳今 天子欲使文兼武而武不必兼文則武科之策論已如贅旒又何爲執此說哉且今者武科所重惟較力與射天下固有甚勇善射而至怯者故與其試之於較比則不若試之於戰鬬勇怯之數殊也以愚之計當大召天下技勇之士於京師令嚴試而寬收之分爲數等資送用兵諸鎮上等者不過長數百人而下者補之以一隊使其功名尺尺寸寸皆以力戰取之因其功而後賞

授其職則徼倖之途塞而天下亦無未經戰陣之將矣夫使文武二帥皆求之盡其法則必有豪傑不世之士出於其中又何患無精兵哉蓋兵者將所自出也古之良將練士之法不一大要精技藝分強弱爲最要蓋將欲其智而卒欲其愚智則以技藝爲末愚則以技藝爲本夫將之設奇用詭可以不用力而勝敵者不可與士卒言也士卒惟知鬭力耳若技之弗精則其心惴惴焉將雖有奇豈得而用之乎是故良將不以爲怨焉若近者戚繼光之法欽、以教士教

十以教百其遺制可謂詳核而簡便是可師也何謂分强弱夫戰者氣也一人先失百夫喪氣千人之中不能無强者亦不能無弱者惟其相雜而行故弱者先奔而强者不得獨奮毎見軍伍之士深有以此爲恨吳子之書以爲强國之君必料其民凡膽力忠勇之類各聚爲一卒所謂軍之練鋭也强弱旣分則我亦有用弱之時委棄一二舉軍知其誘敵而不至於畏若鋒穎旣試則弱者皆可鼓而爲强矣是故古之名將必有奇材劍客之流搏虎頓犀之士數千人以

爲軍鋒如魏武帝唐太宗皆親率虎士驍騎以摧敵所以破人之堅而作我之氣也不然豈能有數萬勁兵哉雖然此一將之事後世人主不親履戎伍而養親軍習宮騎此佳兵也非示天下以大也惟以求將爲本

問京兵積弱何以爲居重禦輕之計　丙子

今天下之兵皆弱矣何獨京兵哉然而國家之大憂愚竊以爲在是也自古帝王之立國也莫不欲居重禦輕以爲長久之計如漢置南軍以衛都城而置北

軍以衛宮城唐制府兵八百餘所更番以入衛京師皆此意也　明興　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以分隷其兵而　文皇帝設三大營以分練之當時兵皆久戰之士而統率大帥亦國之虎臣宜其內壯根本而外攘四夷也其後兵革久息武備日弛土木之後營制時變或爲十二營或爲兩官廳或合一大將或分六提督或汰爲團營老營或別爲正兵備兵愚以爲此皆訓練分合之方得其人則皆可以修備苟非其人雖日更一法無益也特國家之所以安危者有二

大憂於此而人不之慮愚請終言之大凡國家初興之時必內外皆强而內嘗足以制外其後太平日久則內必先弱而外繼之內外皆弱而亂起然亂必先中於外則其勢不得不以外爲備于是外以漸强而內以愈弱其始有猾虜叛民之憂而其後有强藩悍將之患斯亦自然之符也今天下兵起二十餘年凡方鎮州郡之兵雖未堪戰而其勢必至於日强若夫京師之兵其遨遊都市而目未嘗見敵如故也且其人率市井竄籍於中勳戚中貴人之隱占者不可究

詰籍伍既虛而癃憊復甚如己巳之役乘陴而守已
不及額何論戰耶昔唐玄宗既殺萬騎平韋氏之亂
改爲龍武軍比宿衞而率爲良家子避征戍者納資
隸軍其後寖耗至祿山之變從天子西幸者千人而
已夫使侍衞有備而禁軍堪戰潼關雖失都城可守
何至蒼皇一出耶我　武宗時好遊邊徼而令邊將
率兵衞京師號曰四外家其人見京兵單弱咸有不
執心幾搆非常今九邊無勁旅然以視京兵則相去
遠甚況兵連不止禍機日陽此奸人之所太息而相

幸者也愚所謂大憂者一矣今 朝廷留意詰戎揀汰教閱靡事不舉時更元帥務張國威又恐未嘗親當戰鬬近因流寇之亂命別將祂小隊於中原所以試而習之甚盛舉也而自 先帝時開內教場選宦者習擊刺始不過爲後庭之戲而其後漸廣成一軍矣此二者不可不深慮也夫禁中旣以宦者爲兵而三大營之士雖有勳臣文臣領之而不免任意於總督之中貴其他如四衛軍錦衣閒手之屬無一非與援於內者及其受命擊賊也未知其曾遇敵與否而

旋師之日大修飲至之禮金吾世職如取如攜苟非中貴人之故不及此昔唐自肅代以後神策左右廂皆領於宦者爲　天子親軍而裨將時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貞元中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幸梁以後賜定難功臣之號將益橫兵益驕矣故終唐之世兵柄歸於宦官而唐以不振夫人主既慣於內弱則必欲宿兵以自重猥視而無可寄則其勢必歸於中人一行授甲偶得小効則驕恣日甚而人主亦無如之何矣今　國家紀綱嚴肅神聖在御

勇决崇尚氣力蒙犯霜露上下山坂固異於中土者也是以北多精騎而南多良步皆天下之至鋭也唐至開元天寶間而邊鎮多番兵卒釀安史之亂其後所藉以驅除亂逆恢復兩京者回紇之兵也及其季世破黃巢之軍者又沙陀之兵也夫其始也欲以蠻夷攻蠻夷而其既也更以蠻夷攻中國於是蠻夷之民益輕我中國之無能為浸淫至於石晋趙宋之時外夷益强而中國益弱職此之故也　明興　高皇帝掃清函宇降虜名王相望而請璽綬棘君蠻部入

朝而奉冠帶是時國威方震而不勤遠畧往往不利其土地不勞其人民厚往薄來羈縻而已　文皇帝之靖難也以北平孤軍賴三衛屬虜轉戰以有天下甚寵異之其後連歲北伐所得降人多置之畿內或在京師是以土木之難京西降虜幾以蠢動以至曹石事起繼城而逸蓋非吾族類其心必異也然九塞諸大將所藉以與虜角者率收降夷爲夷漢丁至今以此爲勁騎西南諸土司疆宇相錯受我名號非有異圖也特以遠於朝廷宦其地者大率多左官遷人

徵求無厭以至不堪而變作且以內地有事必徵其兵官軍既賴之以克敵而又往往奪其首功而薄其賞彼既輕內兵之弱而復挾其憤怨之心桀驁之事所繇起也即以近事而論之播州之兵屢有戰功而後卒叛滅奢氏亦以奉調征遼激之使亂事機所發大概可覩矣今者勦寇之役督臣所遣諸邊將所恃者率多夷丁而理臣在楚大約多調苗兵箄兵諸土司之屬當事者方以爲非此不足以平內難而不知其有大可憂也愚以爲夷兵之患有二而目兵之患

亦有二何以言之夫賊之强兵精騎爲横天下者因起延鳳之間多雄邊子弟及屬虜降羌在其中耳大虜之與我爲難者止入掠邊塞而今之爲盜也乃遊行中原富厚之區其變彌甚若夫虜之內徙而爲我兵丁者不過小部落有所不容於其國耳以無援故仰食於我事將帥如蒼頭焉非所願也今見其屬之從盜者殊自媮快虎狼之性氣類相引是以諸將所統多有潰散之報我恐軍情一與賊勢益强不可不深慮也夫我國家徙虜內地而無晉氏之患者晉人

聚之而我散之也用之爲兵而無唐氏之患者唐人以番將爲統帥而我屬之漢將也今之夷丁鐵騎動曰三千人五千人不可謂不聚而其中建旗鼓者或有番人特久居中國耳一旦使其功皆出於彼則氣益驕志益大即歸鎮之後而不能必其不生他念內方重困而外有强虜豈可當其搖足左右之勢乎此二者愚所謂用夷兵之患也諸土司之境綿亘於楚蜀滇粤之間數千萬里當其無事則自相仇殺一旦有事則解仇結盟以圖輔車之勢故一方用兵則糾

蔓不可止此易動而難定者也曩時中土太平或興
鬼方之役府庫爲虛况今日之形勢豈復能疲所恃
以事無用耶且其人貧富强弱不同强且富者睥睨
中朝南面國中自如而貧且弱者畏有司之誅求避
匿箐篁而已今開理臣使使持虎符發夜郎昆明之
師而檄麻陽辰沅之卒此皆遼遠不相及又不能有
餘資以相給而欲使其自備資糧以趨事於數千里
之外我知其不能矣况其所遣之官與地方之吏未
必有應變之才焉一不愼更生事端則將何以禦之

哉即幸而酋長効順師出有功然又不可不慮夫苗
獞之族以淫殺爲常民之苦兵甚於苦賊而況以兇
殘之物當要挾之際耶本朝用兵多調土司者莫甚
於禦倭之役江浙之民受其塗炭十倍于寇然此猶
以絕遠不至他變耳今賊之在鄖竹指荆江者其於
蠻部甚近即使用其力以掃除而益以知內地之虛
實全楚其有寧宇乎此二者愚所謂用目兵之患也
蓋天下之患不在亂形之既見者惟因治亂而待亂
是以其亂每不可勝窮此庸人之所不覺而智者之

所深思也然則二者皆不可用乎非然也夫用外夷之兵而殺我赤子大不得已之事也此如毒藥焉必有相制之物而後可食今不思自治其可恃之具而徒以此爲孤注其可乎愼其將帥以分之緩其征調以紓之厚其賞賜以結之而又使我中國之兵互相維制而後可用也今人之大患在於偶得一說而以爲天下之至要惟此而已火器一端也一旦舉國以爲禦虜制勝之道非此不可卒之我未得其用而授之文登亂卒幾危山東夷目兵亦一端也而又以爲

非此不可我安知其所終哉至於用人亦然其人偶有横草之功不啻古人千分之一而天下㩁起以責之必至盡其技疲其力而後已嗟乎天下用兵之界可用之人何可勝數而拘拘若此甚矣不學無術之人誤天下事也

虜寇 丁丑黄座師命作擬程

今國家幅𢄙廣大東滄海而西流沙南滇池而北大漠聲教萬里靡不臣妾王宇如此其版章也 列聖相承二百六七十年相漸以仁義相和以禮樂蓋自

之老不見兵革承藉如此其深厚也　主上神武不世出而又究念治體日旻不遑大惠黎氓力行恭儉

天子如此其神聖也若是固宜海宇惠和休嘉氣塞野無群飛之蛾林有華音之鳥而何以東北桀驁之虜未剪西南猖狂之寇未消說者至比於堯之九年湯之七年何事異而理同也執事發策以奴寇交訌爲大慮而深憤於戰守撫勦皆虛而無實至云欲攘外先定內斯誠察本末識緩急之論也　今天下之患固安在哉建州一隅起海內騷動疲所恃以事

之二十年矣逃兵窮民呼嘯山澤是寇之禍固生於奴也塵飛中州烽連淮甸至爲出禁衛之兵檄關寧之甲遂使牧圉不固邊將益驕是奴之防復分於寇也寇急旣疾呼關塞之卒奴急又速撤楚豫之師邊餉日增則不得不急於催科而民愁益甚地方中寇則不得不盡爲肆赦而國課益虛是寇與奴之患又循環無窮而天下受其弊者也二者之爲患也等然惟聖人安內以攘外故愚生請先言平寇之策而後陳制奴之方可乎夫寇之始於秦涓涓耳浸淫奔軼

至於大河以南長江以北無非賊者今則秦寇之東出者孫閿鄉盧永諸山中稍南則入商雒散於歸陳光固之墟以窺淮西其南入漢沔者沿荆江而臨大別益東出於齊安皖桐之間無慮數十萬　朝廷既以設一督臣一理臣六七八撫臣武弁倘麾鉞者不可勝數又爲開招諭之門下赦之令勦既無功撫又不應此何故也愚謂不能勦之患有五不一事權一患也不識形勢二患也不知勞逸三患也不嚴紀律四患也不預蓄備五患也何謂不一事權昔李郭

等以九節度之師敗而憲宗之討蔡也久不克其後蔡將董重質言王師圍蔡諸將異心互相覬望故蔡人得以固守其後撤中使立都統李夷吳氏李賛皇之平澤潞也亦以督責二鎮撤回監軍爲得策何則爲將者必使勢尊而權一然後可專精神以辦賊今之總督督理所稱大帥矣而所將兵多不過三四千雖云節制萬里而諸撫臣皆其等夷非可以臂指使也至諸鎮臣類多内懦怯而外驕悍大纛高牙動云體統呼之不前又若軍容之屬在師中者上託以伺

功罪彼憑以飾喜怒使為將者未論敵情之緩急先問中人之愉拂如是則雖有穰苴太公之才亦安能掣其肘而責以成功哉故愚願更軍令重將權此首務也何謂不識形勢夫兵之勝敗存亾係乎其地故善於扼要者勇善於搗虛者勝今日門面蹴賊以殲之彼數千里之地雖百萬之衆豈能尺尺寸寸使之無隙哉前者出蜀門陷棧道可誅也而不誅入終南塞五谷可誅也而不誅斕江滸阻英霍可誅也而不誅走襄鄧截漢江可誅也而不誅失此形勢之便而

欲與馳逐於平野相持於歲月豈非計之左耶昭烈解劉景升之悔曰事會之來其有窮乎懸願達識知兵之士熟察地形弗失機便則彼之鴟張適爲我縛也何謂不知勞逸夫善戰者但鬪邀而擊之未聞尾而逐之也今賊之所往無方我亦因與之爲無方烽火一傳奔赴百里旌旗所指賊去數日如此豈兵志所云制人者乎且壯賊人挾兩三騎風雨飄忽而官軍之馬多不過數百又率羸疲安望其破敵哉昔虞升卿之說任尚以爲走不逐飛自然之勢爾朱榮之

破葛榮楊素之破突厥皆以騎取勝步騎之不敵勞逸之勢殊也愚聞賊之多馬非能孳息皆掠之民閒故官馬日散賊馬日增今惟當悉收關中之馬聚於諸苑而亟求燕豫之騎牧於河北又益出金帛以市於番落不特藉以平寇亦爲異日滅虜之資於是與之定戰格設伏橫擊者爲上迎擊力戰者爲次尾逐者論罪使我既有所恃又居其逸可以言勝矣何謂不嚴紀律夫兵之必嚴紀律者不獨恐其擾民盜無制之兵必敗之道也故岳鵬舉之師饑凍不掠食凍

亦不拆屋是以所向有功今聞賊與官軍市避路以讓之稍一鳴鼓相向則遺金帛以餌之棄婦女以啗之又且露刃入室寇所未携兵爲辟盡甚至殺良以冒功賞兵以是欺其將將以是欺 朝廷彼將士之心惟恐一日之賊滅而已無所擅其利尚何所望哉昔黃巢之爲崔璆等所敗也恐甚且乞降諸籓鎮皆欲養賊以自重賊遂復熾故今日欲嚴紀律必先制驕將驕將誅而後軍政可修也何謂不須蓄儲夫師行糧從既已供億不貲矣而用兵之地每多荒殘又

經摉梧州縣大率無餘財而又無壂力材辦之士爲之變過區處故大軍所過閉門罷市呼索訴詈每至別生事端最爲軍輿之大患此其責惟在良郡縣吏耳若魏德深之在貴鄉趙犨之在陳州皆能預爲儲備相通有無使主兵之將無所藉口以自解其退縮且得因其資以爲地方守禦之計是數策者能變今之所爲然後可以議勦矣其不能撫之患有三無所畏忌一患也不別順逆二患也不能撫存三患也何謂無所畏忌今夫賊恣睢徜徉甚逾怏也何所慕而

受撫必我有屢勝之威而彼有不能自存之勢然後語之曰來我實生爾今彼方以我爲無如何也而漫使人招之雖　詔書溫厚彼且曰是不能有加於我而求我降也此唐人所以屢赦叛藩而跋扈益甚者也計惟決意用戰大挫其鋒而後可以言赦何謂不别順逆夫寇雖數萬計其中不反顧者不過數千其餘脅從之流豈無自悔之念我惟不能善用間諜審其情實故盡誅之令既已益固其交而受降之時嘗恐更墮其計此不辨順逆之患也昔李光弼之於李

曰越李愬之於李祐岳飛之於楊欽等皆用賊將以成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我苟有以激發而誘勵之則彼之稍知生死欲自脫者無不折而歸我矣而我復因之以益知敵之情如是後可招而下也何謂不能存撫夫賊不難於其降也難於降而我無以受之恒產蕩析鄉閭流散室廬衣食何所仰賴盡給於官勢不能繼且此屬汚染既久性氣必殊馳馬擁婦女恣意爲樂一旦使其釋弓刀而事耰鋤去酒肉而茹藜藿豈能之哉況奪回難民之諭其名甚美然

安能使民不以賊號之郎官府多方安揷而新故之際必有難平則𡖋端易發主撫之人禍必不測矣愚以爲處置降人當分别其材力其懦弱無能爲者當反之於農然亦當倣晋宋僑郡之體及原中丞安置荆襄流民法擇空閒之區以布列之弗使閒錯良民動致疑貳至於其中之武勇者必宜籍之爲兵而拔其尤者爲偏裨以分隸於諸邊鎮夫光武收銅馬青犢而兵强魏武破青州黄巾而兵强韓蘄王岳少保得李成楊么而兵强故賊之歸必爲兵而後已自然

之理也此數策者能變今之所爲然後可以議撫矣蓋勦之事當托之督理而撫之事當屬之郡縣欲督理之勦賊必一其權得自領將印如貞帥焉而不令旁撓於悍弁驕將之牽制欲郡縣之撫賊必責其先靖境內之土寇夫土寇者其初皆良民止以一經喪亂生計便絕又或始相團結意在禦外貲財既困稍稍見獲異日流寇雖平而民必樂禍終爲大梗是惟長吏敎諭解散使流寇無所因以爲端此根本之計也然則用兵之道將何先曰豫之處永商雒西南連

綿極於鄖漢山谷深廣寇依其中者我進兵搜捕未易言也其遊騎之躪梁宋者楚賊自郢東下沿大江以北者彼旣無所憑險而時陷夾地我必奮擊盡殲之則賊不敢遠離山險勢必仍歸於房竹之間房竹之間不能久居則必轉而入於秦秦地久荒大郡城守村落蕪廢豈能以數萬之衆而聚食一隅哉此赤眉百萬所以困也然後令晉兵守蒲坂豫兵塞潼關楚兵拒武關蜀兵出興元甘凉延夏之兵悉甲東討如是則釜魚阱獸因其乞憐以開一面可計日而待

也愚請言奴今之憂奴者曰兵强也馬壯也謀狡也此皆不足以爲我難愚所憂者奴之衆日增奴之地日廣而我未有以制之也奴起海上地小勢偏巳而并金白海失之境而全遼扼其吭矣又西誘攏言宰賽之境而兼福餘故地矣又西并敖東三十六家之屬而泰寧朶顏皆其有矣又西逐土蠻虎憨走炒台戶入侍黃獐降附而宣雲以北黃河以東皆其駐牧之區又西收卜兎之舊部而浸淫及於朔方入據河曲矣奴衆盛則可分兵以入犯而我備益多奴地廣

則無處不可以乘間而我備益分如是則雖竭天下之力每鎮各增百萬之餉數萬之師而與之拒守即無事且坐困耳況乎虜一至而無地非瑕哉今愚觀廟堂之上奴來無不震震而奴去無不泄泄者何也以爲其志在子女玉帛得我城而不能守得我地而不能居不足深患是不然夫使奴朝夕厲兵以與我角於寧前之間誠非得計今也日夜并他部以圖自大昔頓之并東胡拓拔之兼諸部元人滅國四十西舉殘夏而後得志於中原其故智可畏也自廣寧以

後奴之攻我者不數次耳而無歳不用兵西極銀夏東抵高麗兵以日戰則益精也且也奴所患者人少耳今并諸部之不已而用我逃人納我叛將去秋之役得繖輔徤民輙褁之去是其用中國以攻中國之策也奴所憂者食不繼耳近聞其役揷部以耕敖日之田城養善木以爲屯築之計是共爲進取之資者審也若爾其志豈可量哉萬一不順天道以輕兵截河駐松杏則我關寧之卒僅嬰城矣又使套酋盜邊以綴關中之師則我甘寧延固之甲不敢東趨矣然

後以正兵或踰三協諸隘口以衝我之膂或攻宣雲以掎其背而扼其吭則我內守既弱而外援不至可不爲之寒心哉愚請言今之策奴者或曰薊鎮腹心之地而外與虜止一垣之隔三協諸口在在可虞我惟明斥堠之法增亭障之士修戚氏墩臺營壘之制申匹馬不入爲功之令足使都畿無狗吠之警是守薊之說也或曰昌鎮　園寢重地而陵後虛伞若去年明酋導虜入寇皆從黃花鎮四海冶諸路惟應築牆屯兵於韓家川以內護北門是專爲守昌守　陵

之說也或曰宣雲二鎭藩蔽 神京兵弱餉匱苦於不支收夷漢之丁講耕屯之利使二鎭勢盛可以西阻晉代東障北平是宣大守臣之說也三者守邊之嘗務而論者以終年退守徒自削弱也其志在進取者或曰榆關寧錦三四百里一線之地何足相守河東且弗服論自河以西如既脫焉我漸爲屯築如宋人制西夏城青澗大順之事可以劃河爲界憑險以守此遼左之所宜經營也或曰奴之得踰遼而叩薊者以大寧諸夷歸之也異日奴欲從舊邊之外以西

即無論不得至宣大亦何論入薊門哉今三十六家東部之屬雖降於奴其心必異且勢分力弱奴未肯留重兵以備之也我整鋭師分道而出據紅螺木葉之險以横截東西之衝如張仁愿築受降城有迅雷不及之勢此薊鎮之所宜經營也或曰遂有重兵而薊有山險奴之所窺伺者必在宣大也自東勝豐州失而雲中爲極邊無論矣宣府向稱易守回以外據開平興和山川阻𡺎耳自獨石附而不獨宣鎮孤即下八達而窺居庸豈得稱天險哉今惟速復開平以

斷逆奴西遊之路則雖不能以捍薊鎮而宣雲重矣
宣雲重即　京師重矣此宣大之所宜經營也三者
開疆之雅謀而議者又以時絀舉盈糧運難繼徒爲
空談未見行事也夫守邊正道也而無處不守則無
處不分吳大帝有云長江萬里一處失守則全險俱
失今之守邊何以異是關土雄畧也而苟非異等之
才難與辨此受降之築事出希見即同時稱知兵若
唐休璟尚有異同何況今人誰可與決此大計哉然
則禦奴者將何術而可曰內修實政外俟勢變而已

何謂修實政令　國家養數十萬之兵而能使寇[illegible]斡者皆奇材劍客敢死而赴敵乎不能也費數百萬之餉而能使不滋饕聚飽鼠雀充苞苴乎不能也所求精者器械而能使弓矢調服兵刃銛利神器不未見敵而㢠乎不能也所最重者城池而能使有金湯之固阻塞之險乎不能也崇武弁以示勸而驕悍不前者可得而誅乎用內使以稽察而互相蒙隱者可得而問乎不能也此數者皆不及古人萬分之一即使叛孽內變虜運微弱我未見其利也況以當鴟張

之敵哉夫善用兵者不恃敵有可乘之機而恃我有可勝之實是在　朝廷得人以任之而已何謂俟勢變夫勢變者我無具而徒俟之則儌倖之舉不可恃也我有具而姑俟之則事機之來不可失也茲數年以來奴豈無可圖之時可乘之勢而當其形之未見則我漫然置之而不求所以自立及敵人示瑕又以素無預備而不能有加於彼徒付之浩嘆而知浩嘆者又所稱聰明才俊之士當世所絕無而僅有者也嗟乎天下事尚忍言哉夫巳巳之入遵永往歲之入

昌平此皆越險入夾地兵法所忌也而我不能殄滅以折其逆心此一失也奴漸逼朶顏故區而我不能收屬夷之部據敖目之地此二失也挿酋敗奔而我不能存邮其部落以衛雲邊套虜見逼而我不能經畧其土地以保西夏又一失也今奴率勁兵以東入朝鮮矣我誠能循 神祖之舊策令楊僕荀彘之將救屬國而明漢威則伐密存阮之功也乘其無備而使關外之士捲旗渡河焚其穹廬夷其窟穴則伐魏救趙之策也又不出此而徒以虛聲相恫喝豈可得

哉異日使奴并鮮而我東江之師必不能自立登海天津必須增備則悔之更晚矣夫用兵者必使敵來而我應之則亦殆耳貴乎我有以致之其諸所新并名王大人豈無有勢劫而求逞者乎郎　批事所云汾陽之於回紇者可用也所用事持虜柄者如諸酋孤山之屬豈無有內懷嫌隙或負姿雄異而為上所疾者乎郎　批事所云种世衡之於野利天都者可用也我之降人叛將豈無有兩雄并棲意思自擅而為虜所疑忌乎或間其有圖於彼或露其有款於我

即　執事所云岳武穆之於劉豫者可用也夫善用
兵者敵無隙而我能爲之隙不善用兵者敵有隙而
我不能乘其隙得失之數殊矣兵形無方不可預度
愳生惟願　朝廷之於東奴平居弗忘其備有事弗
失其機抑非所敢知也雖然更有進於固本之說夫
國家建克敵戡亂之功者廟筭勝也廟筭勝者必有
人焉以任其責也淮蔡逆命裴晋公自請濟師回鶻
梗化李賛皇身自批荅寇平仲之於契丹韓范之於
西夏皆奮然以身任之古之大臣憂國罔如此也今

流寇非不可滅奴酋非不可禦而　朝廷之上誰役有憂此三事者書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易曰師貞丈人吉是在　天子得人而任之哉

策問

問銓選之法大道爲公惟才是用末世風微防閑之制重於審官書簡探策以示無私卽其情實非無阡陌孰若爵人於朝蕩然明任夫循支式序則下僚多英破格彙升則躁人滋競任法任人二者孰當又邑壤高下勢錯形殊故漢有令長之分唐有緊望之别

今樂上輿區每多貴仕兵衝地瘠輒付左官豈人有菀枯而地分隆替其何以上代天工下奠庶績欲救斯流願聞弘論

問自乞活横流中州板蕩城郭丘墟府寺蕪廢今雖百職星羅序官無曠然未能剪荆棘以立宫庭樹榱祠而材琴瑟孑孑周餘多憑山砦强宗保聚遂號巢民良家播遷幸全陶穴第五守長陵之壁樊宏立廬予之營吏民相依式微已甚假名界號何以招徠寓邑僑州誰爲生聚新豐舊覩未經巧匠楚丘締搆終

賴布冠祖士稚之結納惟勤孔文舉之撫御爲拙明將上才何施而可

傳

特進柱國少師兵部尚書恒岳朱公傳

公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也家世以仕宦顯公爲人沉毅詳審好大畧研學慮事皆務精實不尚浮夸質直槩行進退必以禮自其爲諸生時已如此舉進士拜大理寺評事五載遷寺正奉　命慮囚山西平反者三百人時有上豪以睚眦殺七人自臺使者

至郡邑長吏咸爲所持獄久不決又輦金錢京師屬貴要爲請寄公至晋首按其事辭驗公前衆曰　天子命我治獄非一切縱解也廷尉天下之平無罪而收與有罪而舍寃等耳竟特奏論殺之朝議稱其正直出守蘇州蘇財賦甲天下凡屬邑賦應輸府藏者邑先爲羸羨貸吏乾沒公立條程使邑自封識不關決吏手即屬邑亦無名徵民羸羨矣公有撥煩才即治劇郡多暇日也以其間集生徒較讐經史勉以道義吳士丕然變風焉四載遷廣東提學副使所取士

多鉅儒顯人有借譽津勢者立縣之御史某以廵按至自貴倨於公所錄外疆以二十人檄藩司令與省試公大怒曰我奉勅專治士若何爲者敢撓我法謂我難一官耶盡除其名復榜爲首者數人於市御史恨刺骨伎害無所得人多直公而薄御史者御史以罷去而公在粵滿六載念其父母年老棄官歸鄉里家居者十年丧母服除起家陝西按察使分廵隴右行部過首山見一老者心異之下車與之言益知其異也求載與俱歸老者欣然從之公遂師焉數月盡

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書并古兵法臨別撫公背曰幸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貴極人臣矣又二年遷四川右布政先是　朝廷以營建殿門採木於蜀令右使董其事凡奇材大木生深山絕險遠異日郡縣委吏督工徒入山斬伐置大壑中俟暴漲乃得出集於涪州吏因緣爲奸利不願竣役類言不中程如是者二十年費水衡數十萬官吏坐是逮繫至沈命者不可勝計公疑其事立趣駕至涪第其上下而簡料之凡五日而龐異材一千七百餘章盡釋諸繫因而以

不及遷者給高貲商筭其直繇江淮達京師官無資焉蜀田沿永樂中故籍田肎益闢而賦不科爲豪强所隱占遼餉起海內悉加賦公遍料蜀田正其經界每畝均徵三釐歲省賦七萬五千有竒蜀人德之又明年晉左使是歲天啓元年也公旣感老人言又夜則仰觀見參井之墟有大兵氣惡議數軍實募材勇人莫有應者至秋而藺酋反藺酋者奢氏其種人猓玀也洪武中歸附命爲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而至奢從周無子奢崇明以䟽屬得立崇明性陰鷙謬爲

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皆狎之子寅尤雄狡負
勇力納亡命拯護若黨友奸民何若海等爲之用蓄
不軌心聞虜大入遼左其爲逆益决上疏願提精卒
三萬赴援因此以益治兵械遣其黨樊龍等將兵之
渝城故增其籍倍所調徐大中丞往蒞之餉弗繼也
激其衆殺大中丞以下官吏無一免者遂反陷渝州
時九月乙卯也巳未變聞至成都舉國惶駭公方以
入　覲就道矣　蜀王自出國東門同百姓擁道遮
留公公慷慨以討賊自任衆大喜於是遣信使乘傳

持符發石砫羅綱龍安松潘威茂建昌諸道兵入援
下令募白徒集市民治守具米粟在二百里內者悉
斂入城甲仗金鐵麻枲油炭之屬當軍需者分督所
產各郡邑守令凡二十餘日守禦粗備而偵者至賊
兵分四道奢寅自統木廣遵義兵自仁懷出合江賊
將羅乾象朱國恩等統罗子出納溪來化等自渝州
奢崇明自長寧招合徼外雜種蠻夷及納我亂民各
不下數萬皆會成都時郡民多懷異端有倡議城不
可守者公手刎誅之因與衆誓曰衆心不一內奸不

除不用間諜不任死士力戰於法皆不可守今日願
先諸君死此城願諸君無負國家誓畢則賊報陷內
江所過州縣三十有七皆望風而下前所遣將屯守
梓木龍泉諸險隘悉潰敗公乃悉斂四門屯兵登陴
而守門未扃而賊至矣賊聚其戈戟若叢林直薄城
下以謗其衆大治攻具攻城凡三晝夜公百端禦之
殺傷甚衆又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滿賊治橋因
得少息賊反討久奸人刺客布滿城內而無賴惡少
年輸情於賊爲其耳目乘間竊發瀕於危者數矣適

有天幸謀洩前後受誅者二百人賊如期至輒懸首示之賊氣阻相距十餘日賊於四面立望樓高八九丈或升高屋登浮屠以窺城內或告公曰賊設瞭望必四出擄掠其中虛也公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奔營賊無備斬其三將燒雲樓而還越數日賊又造陽橋陽橋者後如梯前懸橋高數十丈以牛數百頭推之瞰城城中人有驚死者公專以火砲擊牛中其當輗者牛駭返走公乘勢縱兵擊之大勝當是時諸援兵相繼至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敗潰以去然賊兵

亦日益增四面立屯無退意城中漸慼俾將劉養鮑
告公曰毖深矣難以力爭有諸生范祖文鄒蔚然者
被脅賊營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內附不可失
也公遣之譚復往夜半乾象縋而入公宴之乾象意
驕甚與公談久之惟問江以南山川景物不及兵事
酒半酣起跪曰公天人也乾象敢不惟命賊旦夕滅
矣公又命善豎者蕭德往來賊營賊梟將惟乾象與
廖鎮權鎮權既中彈死親信惟乾象既歸正賊舉動
無不知而德等亦時時來告賊心疑待左右東濕衆

心始携公又使牙將周斯盛僞爲書約內應以誘賊
賊以名馬美人饋之又令斯盛自潛出盟而質其來
使設伏以待之崇明果自至甫懸一人上松潘守兵
不知被誘也大躁崇明驚走伏起獲其從者數人城
中氣百倍力戰燒其旱船攻具而援兵益集公知賊
且走造水牌數百投錦江順流下令有司沉舟斬筏
斷橋梁嚴兵以待賊遂夜半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
火起崇明父子篡馬走僅免乾象等皆來歸餘賊悉
奔潰時正月之晦成都圍凡百日解朝命得達公已

擢都御史撫蜀專討賊許便宜賊之遁也郡縣得公
檄敎者皆預設備四出截殺賊死者數萬被縛遞俘
者不絶於道賊渡瀘始得休息而我兵以餉不繼追
弗及先是賊以圍成都久不下其僞相何若海誑檄
諸夷我已得成都遍携金帛行賞購之二月水西遂
起兵犯黔水西者安氏與藺世仇殺宣慰安位幼弱
安邦彥支庶也擅其政聞藺已得蜀亦欲乘間據黔
而藺交倚爲逆解仇盟詛相綴連又漸招合諸夷勢
復逞公以三月大出師復江安五月復建武長寧擒
傳

僞相若海所遣別將及酉陽石砫之兵復重慶殺樊龍六月復瀘州七月楊將軍喪師於江門遵義再陷八月公督諸將吏分兵進討賊亦殊死戰至明年二月轉戰以數百計勝負畧相當卒不得要領　朝廷加公少司馬總督三省公拜命會諸將議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賊以合强我以分弱也於是列營納溪陽爲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四月我兵壁青山崖乘霧奪險而入石砫兵亦來會遂入永寧五月破藺州燒其九鳳樓蕩夷其巢二賊走客仲壩水藺界

也我兵以其間盡平諸夷落降者撫定之時出兵窮追而賊轉展入深箐不可卒得然承蘭已定開疆千有餘里諸將吏咸願郡縣之以爲封賞地公曰公等皆欲自營以欺明主不爲封疆萬世計深山密箐其民猶鳥獸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遂上奏以外四里膏腴之壤歸承寧衛隷敘州內四里深險墝瘠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爲 天子保塞二酋窮蹙齊託遠遁勢已瓦解然所居絕險卒誅之恐徒費兵力稍寬以歲月當懸首北闕下是時水西方覆黔師於大方

崇明意頗倦且病寅驍雄自如乘勢復擾莆公輒擊破走之安氏亦恐蜀師之綴其後也假兵於崇明出沒蔺界以拒蜀公於是重購降夷阿友阿引等佯得罪叛去大懸賞捕之或令販鹽布造弓弩往邊界久之寅不復疑悉召用之因得通外間約死士斬其腹心將賊左右漸稀意念彷徨益疑其下拷掠阿友備五毒以刃穿其左足一晝夜阿友終不服釋之寅益不自得輒痛飲阿引等乘醉夜刺殺寅稱官兵至餘賊盡奔焚其屍以首來獻時天啟七年二月也先是

朝廷以黔事急加公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貴州至是寅誅公移鎮渝部集分兵一意討水西而以父喪歸明年　上即位錄平蔺功加少保賚金幣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秋　詔公仍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兼撫貴州公抵黔周覩形勢卽上狀曰竊見黔中山林深阻苗夷錯處惟上下六衞一道經通道苗倮勇驍殺當示以必戰師巳踰險如鼠鬭穴中將勇者勝若專在拊循至秋水涸寇必大至士不得解甲者八年於兹矣算不定討不立綏急失序首尾

衙決爵秩太易則衆志競將領太多則號令棼此前鑒之最明也如臣愚册據險要並營壘飭兵馬練戰士以待其至坐得致敵之術曩者諸將較坐靡廪食無以塞責竊取小功自相矜誇此最無益邊計所殺或係他種非反者或掩殺降人報功次失蠻夷心違

聖朝柔遠之義今大兵所誅叛逆耳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皆良民也六衞腴田非此屬誰爲懇耕者若殺不當罪是毆之歸賊而自樹敵也臣嘗使肘腋安定軍伍克實覘釁而動用奇迭出期於滅

賊不敢優游以稽天誅　天子可其奏公於是大蒐諸將賞功罰罪更易署置各當其職人心大和乃檄滇兵下烏撒杜安邊助逆路蜀兵出永寧抵赤水扼四夷要害而親移師駐六廣遏大方鬼師莫德說邦彥曰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後我當先破之取永寧以畀奢氏取建武六縣以畀法舍然後掠烏鎮以臨遵義并黔及滇大事可圖也邦彥從之以夏賁等防六廣小阿烏謎等防遵義阿鮓怯等守鴨池三坌各自號元帥而邦彥號四夷大

長老崇明稱大梁王六月先抵赤水公諜知之揚言守將許成名佯不勝拔營去之永且戰且走誘賊深入薄永寧城公知賊已入誘卽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楨從六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聞有王師恚甚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之兵還拒諸將悉索戰成名與永將侯良柱鄧圯等約夾攻賊與賊兵始交成名與羅乾象繞出其背奮擊之賊大潰士馬自擠壓死者數萬計崇明邦彥莫德等悉受創漢兵斬其首當是之時群夷無不人人震讋崩壞鳥獸散王

師感之可桃席上度而蜀將以爭級發憤拔營先歸
餘賊得稍稍遁去公移檄安位諭以內附許自新位
豎子不能決其群目復集兵翅脅諸小種號二十萬
以抗王師公大會諸將授方畧且誡之曰水西地深
昧而多山險谿谷之間篁箐之下霧瘴陰雨莫辨昏
旦林多蝮蛇猛獸即不戰鬭而兵易疲且陸不通車
水不度舟奉饟者無以達也我深入險阻陷賊伏中
幸以此敗困獸之鬭未可輕也必屯險要四面迭攻
漸次蕩滌使資備空竭賊必自斃諸將謹受命於是

焚蒙翳剷巖穴截溪流縋懸度盡發精卒馳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使不可測凡百餘日所得首虜萬餘拔所鹵生口數萬軍行得嚮導輒發窖粟就食而賊饑甚斗米五六金劉養鯤又密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曰而欲降者當如　先朝制通九驛獻故殺王巡撫者及藺部逋人并貶爵不得稱宣慰安位從其三集四十八目出降誓不敢叛公受之而黔人自軍興來歲食楚餉百萬不樂罷兵恐無所資相

與作亂曰水西我不共戴履者也必盡殲無使遺種殺其使奪其所獻馬公立斬數人乃定而水西亦厭兵再遣使乞降公爲上奏　詔許之公遂上善後疏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壘亦頗廣衍今已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十有六所近者控扼夷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郵舍繕郵亭建倉廩烟火相望部曲相保塹壘木樵校聯不絕虜必不敢牽入爲寇也鴨池安莊討河旁可拼之土通溝洫

者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訾屯萬人人賦水田十二畮旱田六畮稍益之使自澹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披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子孫郎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夷漢相安一也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夷不得以尺不耕地漸侵軼二也黔地險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三也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帛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四也既許世其土各

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爲折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六也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虜日備我七也從兵民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衞所自實無勾軍之累八也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九也臣布置有緒譴昧次以聞 上從公奏焉崇禎五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七年論戮邪彦功加少師賚金幣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九年公出師

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之勢益孤公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商賈露處道不拾遺滇中沐氏圭舍普名聲作亂　朝廷命公討之名聲伏誅蜀帥侯良柱貪橫公劾良柱不法狀時有爲之根柢者又因永寧爭級事修慼於公遂以藺界發難龍場壩者實水西地水藺相仇殺爭此地時屬藺時屬水其後結盟崇明敗水西假之以居其地抵大方七十里去永寧且六百里山箐峻險不產五穀蜀

人欲爲設官屯兵以自廣公上奏曰臣惟禦夷之法治以不治旣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旣已納款殘藺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夷自耕牧遊往制職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爲不便夫守邊者但闈扼險不問入險此地陡臨夷穴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捐有用以事無用且內激藺夷必死之鬭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龔雷同之見剿可喜之談誇開封闢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疆埸

邊之偏也書出　明詔詰責數四公持前說及推勘地
界李如松議焉安位亦無嗣　朝議又欲用兵郡縣
其地公上書力爭之遂傳檄夷目布　上威德諭以
出降諸夷感公誠信爭納土獻重器公分裂疆土衆
建諸夷使其勢小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
則不敢爲逆遂上奏曰水西各酋恃其險固向阻聲
教於安位殄絶疎族遠條紛然爭立臣奉　明詔一
切禁止　聖威遠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於道
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

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
內鄉同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邪要害之地築城
戍兵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
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彈丸
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
他酋之好叛逆而定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
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
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夷俗虐政苛歛一切除之
使悉用漢法可爲長久計　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十一年春公薨於黔年七十有三凡黔蜀之民訖於
夷裔咸爲罷市行服立祠訃聞　天子震悼　賜祭
九壇遣官視葬禮也公軀幹洪壯年六七十飲啖如
少年室無姬媵堂無翫好性介絜不苟取所至人服
其廉鎮黔蜀垂二十年軍資贖鍰不下數十萬皆籍
之於　朝居處節約如韋布之士焉其爲人明敏而
有度量雖立矢石之下軍書旁午從容晏笑應之各
有條理居軍中又未嘗有記室章奏書檄皆身定之
諸將校或起卒伍或奮奴隸或係降虜公因材任使

各當其用用法嚴犯者雖素所親愛必誅即有功厮養卒不遺賞故人樂為之死御夷狄一以忠信不妄殺一人夷人懷之相率親附故所向成功非專師武臣力也內江有年康民者隱士也佯狂當兵未起時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未公也及亂公召之不至凡有軍事密以咨之無不悉中公在黔猶時時致書為公畫籌策公薨前一年忽不知所往後人有見之於燕趙間者此亦首山老人之流豈所謂幽贊者耶公子三壽宜襲錦衣衛指揮使兆憲錦衣衛指揮

僉事兆宣後軍都督府經歷

陳子龍曰脅酋以梟雄之姿憑藉土地窺伺國釁僭戈重臣席捲千里有吞噬益州之志公無寸兵一卒之任徒手而角之遂全名城復州邑蹦虜穴申天誅比功蘢川播州後矣天啓之季政在閹寺紀功之章不歸重閫閫以此失侯偉哉其後再定黔難鎮撫西南安氏納土此尤彰彰者也夫自漢以來通道西南夷者波所恃以事無用故王者之道叛則誅之服則舍之不貪其土不臣其民也公不爲功名之討力抗

郡縣之議有嘉折首不窮兵威因俗制宜分疆裂土使弱而易制垂永久利忠臣之節可爲萬世法矣易曰師貞丈人吉公其庶幾哉